



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读本

# 红楼梦

(中)



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

宝黛读西厢

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读本

# 红楼梦

HONGLOUMENG

中册

原著 曹雪芹 改编 西娃



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第二十二回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

宝玉见黛玉病了，放心不下，不时来问。黛玉又怕他有个好歹，说：“你只管看你的戏去，在家里做什么？”宝玉正因张道士提亲，心里不舒坦，这会儿听黛玉这么说，只当是在奚落他，更烦恼，不由得沉下脸说：“我白认识了你。”黛玉也冷笑两声：“我也知道白认识了我，哪里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呢。”宝玉一听，直逼到她脸上来：“你这么说，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？”黛玉一时转不过弯，宝玉又说：“昨儿还为这个赌咒发誓，今儿你又这么说。我就算天诛地灭，你又有什么好处？”黛玉这才想起昨儿的话，今天是自己说错了，又是着急，又是羞愧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我要安心咒你，我也天诛地灭。何苦来着！我知道，昨天张道士说亲，你怕拦了你的好姻缘，心里生气，来拿我煞性子。”

宝玉自幼痴情，从小和黛玉耳鬓厮磨，又看了那些传奇故事，认为女孩们没人比得上黛玉，只是那一段心事不好说出来，每次变尽法子暗中试探。黛玉也是个痴情种子，也把真心藏起来，用假意试探，难保没有口舌之争。像这会儿，宝玉想着：“别人不知道我的心，还可原谅，难道你就不想想我心里眼里只有你！你不能替我着想，反而用这话来奚落我，可见我心里白有



你，你心里竟没有我。我不管怎样都好，只要你高兴，我就是立刻为你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。”黛玉想着：“你心里自然有我，虽有金玉之说，我经常提起，你如若无其事，才见得是真心待我，不把这个话放在心上。怎么我一提‘金玉’，你就着急，可见你还是把这话放在心上，我一提，你怕我多心，故意着急，安心哄我。你只管你自己好，你好了我自然好了，何必为我迷失自己，可见你是叫我远离你了。”

二人各自想着心事，宝玉听见她说“好姻缘”，更是怒火中烧，噎得说不出话，赌气从颈上抓下通灵宝玉，咬牙狠命往地上一摔，说：“什么劳什子，我砸了你完事！”偏偏那玉坚硬异常，竟丝毫无损。宝玉见没摔碎，就回身找东西来砸。黛玉见他这样，早已哭起来，说：“你何苦摔那哑巴东西，砸它不如砸我。”紫鹃、雪雁等急忙上来劝解。后来看宝玉下死力砸玉，又连忙来抢玉，又抢不下来，见比往天闹得大，少不了去叫袭人。袭人连忙赶过来，才把玉抢下来。宝玉冷笑着说：“我砸我的东西，跟你们有什么相关！”

袭人见他气得脸都黄了，就拉他的手笑着说：“你和妹妹拌嘴，也不犯着砸玉，要是砸坏了，叫她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？”黛玉听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，可见宝玉连袭人都不如，更是伤心得大哭，刚才吃的解暑汤“哇”的一声都吐了出来。紫鹃连忙上来用手帕接住，一块手帕顿时一口一口地被吐湿了，雪雁上来捶背。紫鹃说：“虽然生气，姑娘到底也该保重些。才吃了药好些，这会儿和宝二爷拌嘴，又吐出来。要是犯病，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？”宝玉听这话也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，可见黛玉连紫鹃都不如。又看见黛玉脸红头涨，一行是泪，一行是汗，又后悔刚才不该和她较真，这会儿她这个样子，自己又替不了她，这么一想，不

由得滴下泪来。袭人见他两个哭，守着宝玉也心酸起来，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，想要劝宝玉不哭，又怕他有什么委屈闷在心里，又担心薄了黛玉，不如大家一哭，就放开手，因此也流下泪来。紫鹃收拾完吐的药，拿扇子替黛玉轻轻扇着，看三个人都鸦雀无声，各人哭各人的，也伤心起来，拿着手帕擦泪。四个人都无言对泣。

过了一会儿，袭人勉强对宝玉笑着说：“你不看别的，就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，也不该和林姑娘拌嘴。”黛玉听了，也不顾病，赶过来夺去，顺手抓起一把剪子要剪。袭人、紫鹃刚要抢，已剪成几段。黛玉哭着说：“我也是白费力气。他也不稀罕，自然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。”袭人急忙接过玉说：“何苦来着，这是我刚才多嘴的错。”宝玉对黛玉说：“你只管剪，我反正不戴它，也没什么。”里头只顾闹，谁知那些老婆子们见黛玉大哭大吐，宝玉又砸玉，不知道要闹到什么地步，怕连累她们，就一起到前头去回贾母、王夫人。贾母、王夫人见她们当做一件正经事来说，也不知出了什么大事，就一起进园来瞧他们兄妹。急得袭人抱怨紫鹃为什么惊动老太太、太太，紫鹃又以为是袭人去说的，也抱怨袭人。贾母、王夫人进来，见宝玉、黛玉都不说话，问起来也没什么事，就把气出到袭人、紫鹃两个身上，把她们连骂带说教训一顿，直到贾母带宝玉出去，这件事才算平静下来。

第三天是薛蟠生日，家里摆酒唱戏，来请贾府的人。宝玉哪有心情看戏，推说自己病了不去。黛玉只是中暑，也没什么大病，听说他不去，猜到是为什么，后悔不该绞穗子，也没心情去。贾母见他们两个都生气，本想趁今天在那边看戏，他们两个见了面就合好，想不到又都不去，急得抱怨说：“我这老冤家是哪辈子造的孽，偏遇见这么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，没有一天不叫我操



心。真是俗话说的：‘不是冤家不聚头。’等我闭上眼断了这口气，任凭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，我眼不见心不烦，也就完了。这口气又偏偏不断。”抱怨着自己也哭。这话传到宝玉、黛玉耳中，他们从来没听过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这句俗语，这会儿忽然听到，细嚼这话的滋味，都不觉悄然泣下。二人虽然没有见面，却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，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叹，正是人居两地，情发一心！

袭人劝宝玉去给黛玉赔个不是。紫鹃也劝黛玉说：“前儿的事也是姑娘太浮躁。别人不知道宝玉的脾气，难道咱们也不知道。为那块玉也不是闹一回二回的了。”黛玉啐她一口，说：“你倒替人家来说我的不是。我怎么浮躁了？”紫娟正想答话，院外叫门。紫鹃听听，笑着说肯定是宝玉来了。黛玉说：“不许开门！”紫鹃说：“姑娘又不对了。这么热天大太阳底下，晒坏了怎么办呢！”紫娟去开门，见果然是宝玉，说：“我以为宝二爷再不上我们这门，谁知这会儿又来了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你们把极小的事倒说大了。好好的为什么不来？就算我死，魂也要一天来一百次的。妹妹可好多了？”

黛玉原本没哭，听见宝玉来了，不由得伤心，忍不住滚下泪来。宝玉进屋笑着上前问好，黛玉只顾着拭泪，也不答应。宝玉挨在床沿上坐下，一面笑着说：“我知道妹妹不生我的气，可是我不来，叫别人看着，倒像是咱们又拌嘴似的。要是等他们来劝，那时我们不是倒觉得生疏了？不如这会儿，你要打要骂，随你怎么样，千万别不理我。”说着，又把“好妹妹”叫了几万声。黛玉心里原本是再不想理宝玉的，这会儿见宝玉这么说，又觉得原本就比别人亲近些，忍不住哭着说：“你也不用哄我。从今以后，我也不敢亲近二爷，二爷也全当我走了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你往哪里去

呢？”黛玉说：“我回家去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我跟你去。”黛玉说：“我死了。”宝玉说：“你死了，我做和尚！”黛玉一听这话，顿时沉下脸来，问：“想来是你要死了，胡说什么！你家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，明儿都死了，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？明儿我把这话告诉别人去，让他们评评。”

宝玉知道这话说错了，心里后悔，顿时涨红脸，低着头一声不吭。黛玉直瞪瞪地瞅他半天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用指头狠命地在他额颅上戳一下，哼了一声，咬着牙说：“你这——”刚说了两个字，又叹一口气，拿起手帕擦眼泪。宝玉心里原有限的心事，又加上说错话，正在后悔，被黛玉戳了一下，要说又说不出，也不觉滚下泪来，又忘带帕子，就用袖子去擦。黛玉虽然哭着，却一眼看见，回身把枕边搭的一块帕子拿起，往宝玉怀里一摔，一言不发，仍掩面自泣。宝玉连忙接住拭了泪，又挨近些，拉着黛玉一只手，笑着说：“我的五脏都碎了，你还只是哭。走吧，我和你到老太太跟前去。”黛玉把手一摔，说：“谁跟你拉拉扯扯的。一天比一天大了，还这么死皮赖脸的。”

一语未了，有人喊道：“好了！”二人都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见凤姐跳进来笑着说：“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，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合好没有。我说不用瞧，要不了三天，他们自己就好了。老太太骂我，说我懒。我来了，果然应了我的话。也不知你们两个有什么可拌嘴的，三日好两日恼，越大越成孩子了！这会儿拉着手哭，昨儿为什么又成乌眼鸡呢！还不跟我到老太太那儿去，叫老人家放心。”说着拉着黛玉就走。黛玉回头叫丫头们，一个也没有。凤姐说：“又叫她们做什么，有我服侍你呢。”宝玉在后面跟着。到贾母面前，凤姐笑着说：“我说他们不用人操心，自己就会好的。老祖宗不相信，一定叫我去说合。我到那里刚要说



凤姐说：“又叫她们做什么，有我服待你呢。”

合，谁知两个人倒在一起对着赔不是。倒像‘黄鹰抓住了鹤子的脚’，两个都扣了环了，哪里还要人去说合。”说得满屋的人都笑起来。

黛玉一言不发，挨着贾母坐下。这会儿宝钗也在这里，宝玉没什么说的，就跟宝钗搭讪，说自己身体不好，大哥哥的生日没去成，让宝钗替他解释解释。宝钗说：“这也多事。弟兄们天天在一起，要老想着这些礼数，倒生疏了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。”又说：“姐姐怎么不去看戏？”宝钗说：“我怕热，看了两出，热的很。想走客又不散，就推身上不好走了。”宝玉又觉没意思，搭讪说：“怪不得她们拿姐姐比杨妃，原来也体胖怕热。”宝钗不由得大怒，又不便发作，想想，脸红了，冷笑两声说：“我倒像杨妃，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杨国忠。”恰好小丫头靛儿的扇子不见了，对宝钗笑着说：“肯定是宝姑娘藏了。好姑娘，赏我吧。”宝钗指着她说：“你要当心！我和你玩笑过，你来怀疑我。和你平时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，你该问她们去。”说得靛儿跑了。宝玉知道又把话说错了，当着许多人，比刚才在黛玉那儿更不好意思。

黛玉见宝玉奚落宝钗，刚要借机取笑，靛儿又来找扇子，就改口问：“宝姐姐，你听了两出什么戏？”宝钗见黛玉有些得意，知道多半是刚才宝玉把她比成杨妃，遂了她的心，就笑着说：“我看的是李逵骂宋江，后来又赔不是。”宝玉说：“姐姐博古通今，怎么连这出戏都不知道，就说这么一串。这叫《负荆请罪》。”宝钗笑着说：“原来这叫《负荆请罪》！你们博古通今，才知道‘负荆请罪’，我不知道什么是‘负荆请罪’！”还没说完，宝玉、黛玉早把脸羞红了。凤姐虽不懂这些，也猜出个大概，笑着问：“你们大热天的，谁还吃生姜呢？”众人不知凤姐什么意思，都说没吃，凤姐



故意用手托着腮，诧异地说道：“既然没人吃生姜，怎么这么辣辣的？”宝钗还要说话，见宝玉十分惭愧，情形已变，也不再说什么，一笑打住。一会儿宝钗、凤姐走了，黛玉笑着对宝玉说：“你也遇着比我厉害的人了。谁都像我心直口笨的，由着人说呢。”宝玉正因宝钗多心，自己没趣，又见黛玉说他，更没好气，想要说两句，又怕黛玉多心，只好无精打采地出去。

宝玉从贾母这里出来，到王夫人上房。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，在打盹儿。王夫人在里间凉席上睡着，金钏儿坐在旁边捶腿，也眯着眼乱晃。宝玉轻轻走到金钏儿面前，把她耳朵上戴的坠子一摘，悄悄笑着说：“困成这个样子？”金钏儿睁开眼，见是宝玉，抿嘴一笑，摆手让他出去，仍闭上眼。宝玉有些恋恋不舍，悄悄探头，看王夫人闭着眼，就把自己荷包里带的香雪润津丹掏出来，往金钏儿口里送。金钏儿也不睁眼，只管含了。宝玉上来拉着她的手，悄悄笑着说：“我明天和太太讨你，咱们在一起吧。”金钏儿也不说，宝玉又说：“要不然，等太太醒来我就讨。”金钏儿睁开眼把宝玉一推，笑着说：“你忙什么！金簪子掉在井里头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连这句话也不明白？你倒是到东院里拿环哥儿和彩霞去。”王夫人翻身起来，照着金钏儿脸上就打个嘴巴子，指着她骂：“下贱小娼妇，好好的爷们，都叫你教坏了。”宝玉见王夫人起来，早一溜烟走了。

金钏儿半边脸火热，一句话也不敢说，王夫人叫玉钏儿：“把你妈叫来，带你姐姐出去。”金钏儿急忙跪下哭着说：“我再不敢了。太太要打要骂，只管发落，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。我跟太太十来年，这会儿撵出去，我还见人不见人呢！”王夫人虽然是个宽厚仁慈的人，从没打过丫头一下，却最恨金钏儿刚才那种行为，气不过，虽然金钏儿苦苦哀求，也不肯留，到底叫了金钏儿的母

亲白老媳妇来领下去。

宝玉没趣，忙进大观园，里面静悄悄的。刚到蔷薇花架那儿，听到一阵轻微的哭声，现在是五月，蔷薇正是枝繁叶茂的时候，宝玉悄悄隔着篱笆洞看，见一个女孩蹲在花下，手里拿枝簪子在地上抠土，一边流泪。留神细看，这女孩竟有些像黛玉，宝玉不忍离去，再看她似乎是在地上画字。宝玉细细看过，自己在手心里用指头按她下笔的顺序写，写好一猜，原来是个蔷薇花的“蔷”字，心想：“必定是她也要作诗填词，这会儿还在地上推敲，再看看她底下写什么。”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儿画呢，画完一个又画一个，早已痴了，已经画有几千个“蔷”。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，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，心里在想：“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大心事，才这个样子，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难受。看她的模样儿这么单薄，哪禁得起煎熬。可恨我不能替你分担一些。”

忽然一阵凉风吹过，唰唰地下起雨来。宝玉看着那女孩子头上滴着水，纱衣顿时湿了，忍不住说：“不用写了。你看下大雨，身上都湿了。”那女孩子倒吓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花外面一个人叫她不要写，下大雨了。宝玉生得俊秀，又被花枝把脸挡住，只露出半边脸，那女孩子以为是个丫头，笑着说：“多谢姐姐提醒我。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？”一句话提醒宝玉，“哎哟”一声，才觉得浑身冰凉。低头一看，自己身上也都湿了。说声“不好”，一口气跑回怡红院，心里却还挂念着那女孩子没地方避雨。

宝玉冒雨跑回怡红院，院门紧闭。原来小生宝官和正旦玉官在怡红院玩，大家把沟堵上，积些水在院子里，把那些绿头鸭、彩鸳鸯，捉的捉，赶的赶，缝了它们的翅膀，放在院子里玩，把院门关了。宝玉叩门，里面的人只顾着笑，哪儿听得见，叫了半天，



拍得门山响，里面才听见。麝月说是宝姑娘的声音，袭人说：“我隔着门缝儿瞧瞧，可以开就开，要不叫他淋着去。”顺着游廊到门前往外一瞧，见宝玉淋得落汤鸡一般，袭人又是着忙又是好笑，急忙开门，笑得弯着腰拍手说：“这么大雨在跑什么？哪知道爷回来了。”

宝玉一肚子气正没地方出，一心想把开门的踢几脚，等开了门，也没看是谁，只当是那些小丫头们，抬脚一脚踢在肋上，袭人“哎哟”一声。宝玉还在骂着，一低头见是袭人，才知道踢错人，忙笑着说：“哎哟，是你来了！踢到哪儿？”袭人又羞又气又疼，一时无地自容。想要发作，料想宝玉不是成心的，只好忍着疼让宝玉去换衣裳，一边说：“我是起头的人，不论大事小事，自然也该从我起头。只是别打了我，明儿顺手也打起别人来。”说话时雨停了，宝官、玉官也早走了。袭人晚上洗澡时，见肋上青了碗大的一块，自己倒吓一大跳，又不好意思张。睡下后，梦里觉得疼，“哎哟”一声。

宝玉也没睡好，听到“哎哟”，知道踢重了，自己下床悄悄的拿灯来看。刚到床前，袭人咳嗽两声，吐出一口痰来，睁开眼看见宝玉，倒吓一跳，说：“干什么？”宝玉说：“你梦里在‘哎哟’，肯定是踢重了。我瞧瞧。”袭人说：“我头上发晕，嗓子里又腥又甜，你照照地下吧。”宝玉拿灯往地下一照，见一口鲜血在地上，不由得慌了，只说：“不得了了。”袭人一见心凉了半截，原本还想着以后争荣夸耀，这会儿不由得灰了心，眼中不觉滴下泪来。宝玉也不觉心酸起来，立刻就要叫人烫黄酒，要药丸。袭人拉着他，说闹起来让别人知道了倒不好，倒抱怨自己轻狂，明儿打发小子问问王太医，弄点药吃吃就好了。宝玉听了有理，只得亲自服侍袭人睡下。袭人知道宝玉心里不安，要是不让他服侍，他肯定不依，又要惊动别人，不如随他去。忍到天明，宝玉顾不上梳洗，亲

自去找王太医。王太医开了丸药,交代了如何内服外敷。宝玉回来,依法给袭人治疗。



【语文小课堂】

**负荆请罪** 成语典故。战国时,廉颇和蔺相如在赵国同朝为官,相如因功大,拜为上卿,位在廉颇之上,廉颇不服,想侮辱相如。相如为了国家利益,处处退让。后来廉颇知道了,深感惭愧,就脱了上衣,背着荆条,向相如请罪,请他责罚自己。后用以比喻主动认错。

**乌眼鸡** 乌眼鸡好斗,形容人吵架,怒目而视。

**太医** 古代专为皇亲贵族们看病的医生。

**杨妃** 即杨贵妃,唐朝人。古代四大美女之一。杨妃生得丰满,有“环肥燕瘦”的说法。后死于安史之乱。

**东施效颦** 春秋战国时的美女西施因胃病,常皱眉捧心,显得更美。同村的丑女东施学她的样子,却丑得可怕。后用来比喻胡乱模仿别人,效果很坏。



## 第二十三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

端午节这天，到处门上插了菖蒲、艾蒿，孩子们胳膊上系了避邪的虎符。王夫人办好酒席，请薛家母女等过节。宝玉见宝钗不大理他，知道是为昨天的事。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采，只当是为金钏儿的事不好意思，更不理他。黛玉见宝玉懒懒的，以为他是为得罪了宝钗，心里不舒坦，也就懒懒的。凤姐已知道金钏儿的事，见王夫人不高兴，也不敢尽情说笑，更是淡淡的。迎春姐妹见众人没兴致，也都无话可说。因此，大家坐会儿就散了。

宝玉闷闷不乐，回去后长吁短叹。偏晴雯失手把扇子掉在地上，跌断了扇子骨。宝玉叹气说：“蠢才，蠢才！将来你自己当家立业，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”晴雯冷笑着说：“二爷近来气大的很，动不动就给人脸色看。前儿连袭人都打了，今儿又来找我们的错。要踢要打任凭爷处置。就是掉扇子，也是平常事。原先连那么好的玻璃缸、玛瑙碗不知道弄坏多少，也没动过气，这会儿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。何苦来着！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走，再挑好的来。好离好散的，还不好？”宝玉气得浑身乱颤，说：“你不用忙，将来有散的日子！”

袭人连忙赶过来对宝玉说：“好好的，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说的‘一时我不到，就有事故’。”晴雯冷笑着说：“姐姐该早点来，省得爷生气，从来是你一个人服侍爷，我们没服侍过。因为你服侍得好，昨儿才挨窝心脚，我们不会服侍的，到明儿还不知是什么罪呢！”袭人听了，又气又愧，想要说几句，见宝玉已气黄了脸，只好忍住气推晴雯说：“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”晴雯听她说“我们”两个字，自然是她和宝玉了，不觉又添几分醋意，冷笑几声，说：“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，别让我替你们害臊了！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，也瞒不过我，就称起‘我们’来了。光明正大的，连姑娘（这里指通房丫头）还没挣上去呢，也不过和我一样，哪里就称上‘我们’了！”袭人羞得脸紫涨，想想，原是自己说错了。

宝玉说：“你们气不过，我明儿偏抬举她。”袭人急忙拉宝玉说：“她一个糊涂人，你和她争什么？你往常更大的事也没动过气，今儿是怎么了？”晴雯冷笑着说：“我原来是糊涂人，哪里配和我说话呢！”袭人说：“姑娘是和我拌嘴，还是和二爷拌嘴？生我的气，犯不着当着二爷的面吵，生二爷的气，不该吵得万人都知道。我不过进来劝开了，大家保重。姑娘又不像生我的气，又不像生二爷的气，夹枪带棒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说着就往外走。宝玉对晴雯说：“你也不用生气，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你也大了，我回太太打发你出去好不好？”晴雯听了这话，又伤心起来，含泪说：“为什么我要出去？要嫌我，我一头碰死也不出这门。”宝玉说：“我什么时候经得起这么闹过？一定是你要出去。不如回太太，打发你去吧。”说着，站起来就要走。袭人急忙回身拦住，笑着说：“到哪儿去？”宝玉说：“回太太去。”袭人笑着说：“好没意思！真要去回，也要等没事时回，这会儿急急忙忙地当个正



经事去回，不是让太太起疑？”宝玉说：“太太不会起疑，我只明说是她闹着要去的。”袭人拦不住，只好跪下。麝月、秋纹等见里面吵闹，都鸦雀无声地在外头听信儿，听到袭人跪下，便一起进来跪下。宝玉连忙把袭人扶起来，长叹一声，在床上坐下，叫众人起来，对袭人说：“叫我怎么办才好！这个心都碎了也没人知道。”说着不觉滴下泪来。袭人见宝玉落泪，自己也哭了。

晴雯在旁边哭着，刚想说话，见黛玉进来，就出去了。黛玉笑着说：“大节下怎么哭起来？难道是为争粽子吃争生气了不成？”宝玉和袭人哧的一笑。黛玉说：“二哥哥不告诉我，我问你就知道了。”就拍着袭人肩膀说：“好嫂子，肯定是你们拌嘴。告诉妹妹，我替你们劝解劝解。”袭人推她说：“林姑娘你闹什么？我们一个丫头，姑娘只是胡说。”黛玉笑着说：“你说你是丫头，我只把你当嫂子待。”宝玉说：“你何苦替她招骂名。这样还有人说不闲话，还经得起你说她。”袭人笑着说：“林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除非一口气上不来死了也罢了。”黛玉笑着说：“你死了，我先就哭死了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”袭人笑着说：“你老实些吧，何苦还说这些。”黛玉把两个指头一伸，抿嘴笑着说：“做了两个和尚了。我从此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。”宝玉知道她是点前儿的话，自己一笑也就算了。

黛玉走后，下人来报：“薛大爷请二爷过去喝酒。”宝玉只得去。晚上回来，已有几分酒意，踉踉跄跄回自己院子。院中凉床上有个人躺着，宝玉以为是袭人，在床沿上坐下推她：“疼好些了？”那人翻身起来说：“何苦来着，又来招惹我！”宝玉一看，原来是晴雯，便把她拉在身边坐下，笑着说：“你性子越来越娇惯了。早上我不过说两句话，你就扯上一大堆，袭人好意来劝，你又捎带上她。你自己想想，该不该？”晴雯说：“怪热的，拉拉扯扯

做什么！让人看见像什么！我这身子也不配坐这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你既然知道不配，为什么坐这儿呢？”晴雯哧的一声又笑了，说：“你不来可以，你来了就不配了。起来让我洗澡去，袭人、麝月都洗了，我叫她们来。”又说：“刚才鸳鸯送来好多果子，都冰在水晶缸里呢，叫她们打发你吃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那你也不许洗澡去，洗洗手拿果子来吃。”晴雯笑着说：“我慌张得很，扇子都摔断了，哪还配打发你吃果子。要是再打破盘子，更不得了呢。”

宝玉笑着说：“你爱打就打，这些东西原本就是给人用的。你爱这样，我爱那样，各自性情不同。比如那扇子本来是扇风的，要撕着玩也可以，只是不可以在生气时拿它出气；杯盘本来是盛东西的，你喜欢听那一声响，故意摔碎也可以，只是别在生气时拿它出气。这就是爱惜东西了。”晴雯笑着说：“既这么说，你就拿扇子来给我撕。我最喜欢撕的。”宝玉笑着把自己的扇子递给她。晴雯果然接过来，嗤的撕成两半，接着嗤嗤又是几声。宝玉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响的好，再撕响些！”正说着，麝月走过来笑着说：“少作些孽吧。”宝玉赶上来，一把把她手里的扇子也夺下递给晴雯。晴雯接过，也撕成几半。二人都大笑。宝玉笑着让把扇子匣子搬来，麝月说：“我可不造这孽。她手又没断，叫她自己搬去。”晴雯笑着躺在床上说：“我也累了，明儿再撕吧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古人云，‘千金难买一笑’，几把扇子值什么！”说着又叫袭人。袭人才换了衣服出来，小丫头佳蕙过来捡去破扇，大家在院子里乘凉。

第二天中午，宝钗、黛玉等在贾母房内，下人来报：“史大姑娘来了。”说着，湘云带着丫环媳妇们走进院来。姐妹们多日不见，亲热之极。湘云见过贾母、王夫人等，贾母说：“天热，把外头的衣服脱脱吧。”湘云连忙起身宽衣。宝钗笑着说：“她还爱穿别